



倚天屠龍記

金庸作品集 19

四

庸

倚天屠龙记

第四集

金庸著

目 录

三十一	刀剑齐失人云亡	1235
三十二	冤蒙不白愁欲狂	1285
三十三	箫长琴短衣流黄	1320
三十四	新妇素手裂红裳	1352
三十五	屠狮有会孰为殃	1402
三十六	夭矫三松郁青苍	1442
三十七	天下英雄莫能当	1483
三十八	君子可欺之以方	1526
三十九	秘笈兵书此中藏	1566
四十	不识张郎是张郎	1608
后 记	1649

三十一 刀剑齐失人云亡

殷离敷了波斯人的治伤药膏之后，仍然发烧不退，呓语不止。她在海上数日，病中受了风寒，那伤药只能医治金创外伤，却治不得体内风邪。张无忌心中焦急，第三日上遥遥望见东首海上有一小岛，便吩咐舵工向岛驶去。

众人上得岛来，精神为之一振。那岛方圆不过数里，长满了矮树花草。张志忌请周芷若看护殷离、赵敏，一路分花拂草，寻觅草药。但岛上花草与中土大异，多半不识，张无忌越寻越远，直到昏黑，仍只找到一味，只得回到原处，将那味草药捣烂了，喂殷离服下。

六人围着火堆，用过了饮食。四下里花香浮动，草木清新，比之船舱中的气闷局促，另一番光景。殷离精神也好了些，说道：“阿牛哥哥，今晚咱们睡在这儿，不回船去了。”此议一出，人人赞妙。眼见小岛上山温水清，也无凶猛兽，各人放心安睡。

次晨醒转，张无忌站起身来，只跨出一步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，只觉双脚虚软无力，那是从所未有之事，揉了揉眼睛，只见那艘波斯船已不在原处。他心一更惊，奔到海滩四下张望，不见船只的踪影。

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叫道：“义父，你安好么？”却不

听得谢逊回答，忙奔到谢逊睡卧之处，只见他好端端的睡得正沉，先放了一大半心。

赵敏、周芷若、殷离三人昨睡在远处一块大石之后。他奔过去看时，只见周芷若和殷离相对而卧，赵敏却已不在该处。一瞥间见殷离满脸是血，俯身察看，见她脸上被利刃划了十来条伤痕，人已昏迷不醒，忙伸手搭脉搏，幸而尚在微微跳动。再看周芷若时，只见她满头秀发被削了一大块，左耳也被削去了一片，鲜血未曾凝，可是她脸含微笑，兀自做着好梦，晨曦照射下如海棠春睡，娇丽无限。

他心中连珠价只是叫苦，叫道：“周姑娘，醒来！周姑娘，醒来！”周芷若只是不醒。张无忌伸手去摇她肩头，周芷若打了个哈欠，侧了头仍是沉睡。张无忌知她必是中了迷药，昨晚出了这许多怪事，自己浑然不觉，此刻又是金身乏力，自也是中毒无疑。

一时叫周芷若不醒，当下又奔到谢逊身旁，叫道：“义父，义父！”谢逊迷迷糊糊的坐了起来，道：“怎么啊？”张无忌道：“糟糕！咱们中了奸计。”将波斯船驶去、殷离及击芷若受伤之事简略说了。谢逊惊问：“赵姑娘呢？”

张无忌黯然道：“不见她啊。”吸一口气，略运内息，只觉四肢虚浮，使不出劲来，冲口便道：“义父，咱们给人下了‘十香软筋散’之毒。”

六派高手被赵敏以“十香软筋散”困倒、一齐掳到大都万安寺中之事，谢逊早已听到张无忌说过，他站起身来，脚下也是虚飘飘的全无力道，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那屠龙刀和倚天剑，也都给她带走了？”

张无忌一看身周，刀剑皆已不见，心下气恼无比，几乎要哭出声，没料到赵敏竟会乘着自己遭逢极大危难之际，又来落井下石，使出这般奸计。

他呆了一阵，挂念殷离的伤势，忙又奔到殷周二女身旁，推了推周芷若，她仍是沉睡不醒，心想：“我内力最深，是以醒得最早，义父其次。周姑娘内力跟我们二人差得远了，看来一时难醒。”当下撕了一块衣襟，替殷离抹去脸上血渍，只见她脸蛋上横七竖八都是细细的一条条伤痕，显然是用倚天剑所划。殷离自被紫衫龙王金花婆婆所伤之后，流血甚多，体内蕴积的千蛛毒液随血而散，脸上浮肿已退了一大半，幼时俏丽的容颜这数日来本已略复旧观，此刻脸上多了这十几道剑伤，又变得狰狞可怖。

张无忌又是心痛，又是恼怒，切齿道：“赵敏啊赵敏，但教你撞在我手里，张无忌若再饶你，当真枉自为人了。”定了定神，忙到山边采了些止血草药，嚼烂了敷在殷离脸上，又去敷在周芷若的头皮和耳上。

周芷若打了个哈欠，睁开眼来，忽见他伸手在自己头上摸索，羞得满脸通红，伸手推开他手臂，嗔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啦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想是觉得耳上痛楚，伸手一摸，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跳起身来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突然双膝一软，扑在张无忌怀中。

张无忌伸手扶住，安慰道：“周姑娘，你别怕。”周芷若看到殷离脸上可怖的模样，忙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惊道：“我……我也是这样了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不！你只受了些轻伤。”周芷若道：“是那些波斯恶徒干的么？我……我怎地一些儿也

不知道？”张无忌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只怕……只怕是赵姑娘干的。昨晚的饮食之中，她下了毒。”

周芷若呆了半晌，摸着半边耳朵，哭出声来，张无忌慰道：“幸好你所伤不重，耳朵受了些损伤，将头发披下来盖过了，旁人瞧不见。”周芷若道：“还说头发呢？我头发也没有了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顶心上少了点儿头皮，两旁的头发可以拢过来掩住……”周芷若嗔道：“我为甚么要把两旁头拢过来掩住？到这时候，你还在竭力回护你的赵姑娘。”

张无忌碰了个莫名其妙的钉子，讪讪的道：“我才不回护她呢！她这般心狠手辣，将殷姑娘伤成这我……我才不饶她呢。”眼见殷离脸上的模样，不禁怔怔的掉下泪来。

身当此境，张无忌不由得徬徨失措，坐下一运功，察觉中毒着实不浅。本来“十香软筋散”非赵敏的独门解药不能消解，但此时只能以内功与剧毒试相抗，当下运起内息，将散在四肢百的毒素慢慢搬入田，强行凝聚，然后再一点一滴的逼出体外。运功一个多时辰后，察觉见效，心中略慰，只是此法以九阳神功为根基，无法传授谢逊和周芷若照行，惟有待自己驱毒净尽之后，再助谢周二入驱毒。

这功夫说来简捷，做起来却十分繁复，他到第七日上，也只驱了体内三成毒素。好在这毒素只是令人使不出内劲，于身了却是无害。

周芷若起初几日极是着恼，后来倒也渐渐惯了，陪着谢逊捕钱射鸟，烧水煮食。她晚间在岛东一个山洞中独居，和张无忌等离得远远地。

张无忌暗自惭，心想赵敏之祸，全是由己而起。这赵姑

娘明明是蒙古的郡主，是明教的对头死敌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人曾折在她的手里，自己对她居然不加防范，当真愚不可及。谢逊和周芷若对他倒并无怨责，然他二人越是一句不提，他心中越是难过，有时见到周芷若的眼色，隐隐体会到她是在说：“你为赵敏的美色所迷，酿成了这等大祸。”

但殷离的伤势却越来越重。这小岛地处南海，所生草木大半非胡青牛医经所载，他空自医术精湛，又明知殷离的伤势可治，然而手边就是没药。偏生岛上树木都是又矮又小，仅能作柴薪之用，否则他早已扎成木筏，冒险内航。他若不明医术，也不过是焦虑而已，此时却如万把尖刀日夜在心头剜割。这一晚他嚼了些退热的草药，喂在殷离口中，眼见她难以下咽，心中一酸，泪水一颗颗滴在她脸上。

殷离忽然睁开眼来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阿牛哥哥，你别难过。我要到阴世去见那个狠心短命的小鬼张无忌去了。我要跟他说，世上有一个阿牛哥哥，待我这样好，可比你张无忌好上千倍万倍。”

张无忌喉头哽咽，一时打不定主意，是否要向吐露自己实在就是张无忌。

殷离握住了他手，说道：“阿牛哥哥，我始终没答应嫁给你，你恨我么？我猜你是为了讨我喜欢，说着骗骗我的。我相貌丑陋，脾气古怪，你怎会要我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不！我没骗你。你是一位情深意真的好姑娘，要是得真能娶你为妻，实是我生平之幸。等你身子大好了，咱们诸事料理停当，便即成婚，好不好？”

殷离伸出手来，轻轻抚他的面颊，摇头道：“阿牛哥哥，

我是不能嫁你的。我的心，早就许给了那个凶恶狠心的张无忌了……阿牛哥哥，我有点儿害怕，到了阴世，能遇到他么？他仍然会对我这么狠霸霸的么？”

张无忌见她说话神智清楚，脸颊潮红，心下暗惊：“这是回光反照之象，难道她便要毕命于今日吗？”一时呆呆出神，没听见她的话。殷离抓住了他手腕，又问了一遍。

张无忌柔声道：“他永远会待你很好的，当你心肝宝贝儿一般。”殷离道：“能有你待我一半儿好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老天爷在上，张无忌诚心诚意的疼你爱你，他早就懊悔小时候待你这般凶狠了。他……他对你之心，跟我一般无异，没半点分别。”

殷离叹了口气，嘴角上带着一丝微笑，道：“那……那我就放心了……”握着他的手渐渐松开，双目闭上，终于停了呼吸。

张无忌将她尸身抱在怀里，心想她直到一瞑不视，仍不知自己便是张无忌。这些日来，她始终昏昏沉沉，无法跟她说出真相。当她临终前的片刻神智清明之际，却又甚么也来不及说了。其实，到了这个地步，说与不说，也没甚么分别。他心头痛楚，竟哭不出声来，只想：“若不是赵敏又伤她脸颊，她的伤未必无救。若不是赵敏弃了咱们在这荒岛之上，只要数日间赶回中原，我定有法子救得她的性命。”恨恨的冲口而出：“赵敏，你这般心如蛇蝎，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中，张无忌决不饶你性命。”

忽听背后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待得你见到她如花似玉的容貌，可又下不了手啦。”转过身来，只见周芷若俏立风中，

脸上满是鄙夷之色。他又是伤心，又是惭愧，说道：“我对着表妹的尸身发誓，若不手诛妖女，张无忌无颜立于天地之间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那才是有志气的好男儿。”抢上几步，抚着殷离的尸身痛哭起来。

谢逊听到哭声，寻声而至，得知殷离身亡，也不禁伤感。

张无忌到山冈之阴去挖墓，岛上浮泥甚浅，挖得两尺，便遇上坚硬的花岗石，手边又无锄铲，只得将殷离的尸身放入浅穴，待要将泥土堆上，见到她脸上的肿胀与血痕，心想：“碎石泥块堆在脸上，可要擦伤了她。”折了些树枝架在她尸身上，再轻轻放上石块，似乎她死后尚有知觉，生恐她给石块压痛了。折下一段树干，剥去树皮，用殷离的匕首在树干上刻道：“爱妻蛛儿殷离之墓”，下面刻道：“张无忌谨立”。一切停当，这才伏地大哭。

周芷若劝道：“殷姑娘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待她也是仁至义尽。只须你不负了今日之言，杀了赵敏为她报仇，殷家妹子在九泉之下也是含笑的了。”

张无忌一番伤心，本已凝聚在丹田之中的毒素复又散开，再多费了数日之功，才渐行凝聚，待得尽数驱出体外，又是十余日之后了。

小岛地气炎热，诸般野果甚多，随手采摘，即可充饥，日子倒也过得并不艰难。周芷若知张无忌心伤殷离之死，恼恨赵敏之诈，复又怜惜小昭之去，待他加意的温柔体贴。

张无忌运神功替谢逊驱去了体内毒性后，本该替周芷若驱毒，但想这驱毒之法须以一掌贴于对方后腰，一掌贴于脐

上小腹，青年男女，怎能如此肌肤相亲？但若非这般运功，又不能将自身的九阳真气输入她体内，一连数日，心下好生踌躇，难以决断。

这日晚间，谢逊忽道：“无忌，咱们在此岛上，你想要过多少日子？”张无忌一怔，道：“那就难说得很，只盼能有船只经过，救咱们回归中土。”谢逊道：“这一个多月来，远远也曾见到船帆的影子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没有。”谢逊道：“是了！说不定明天便有船只来到，但说不定再过一百年也没船经过。”张无忌叹道：“这荒岛孤悬海中，非海船航道所经，咱们是否能重回中土，原是十分渺茫。”

谢逊道：“嗯，解药是不易求的了。十香软筋散的毒素留在体中，除了四肢乏力之外，可有其他害处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时候不长，那也没有多大害处，但这种剧毒侵肌蚀骨，日子久了，五脏六腑难免都受损伤。”

谢逊道：“是啊。那你怎能不尽早设法给周姑娘驱毒？你说周姑娘和你从小认识，当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时，她曾有惠于你。这等温柔有德的淑女，到哪里求去？难道你嫌她相貌不美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不，不，周姑娘尚若不美，天下哪里还有美人？”谢逊道：“那我替你作主，娶了她为妻。这男女授受不亲的腐礼，就不必顾忌了。”

周芷若在旁听着他二人说话，忽听说到自己身上来了，羞得满脸通红，站起身来便走。

谢逊跃起身来，张开双手，拦在她身前，笑道：“别走，别走！我今日这媒人是做定的了。”周芷若嗔道：“谢老爷子，你为老不尊！咱们只盼想个法儿回归中土，这当儿怎地说起

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来？”

谢逊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男女好合，是终身大事，怎么不三不四了？无忌，你父母也是在荒岛上自行拜天地成婚。他们当日若非除了这些世俗礼法，世上哪里有你这个小子？何况今日有义父为你主婚。难道你不喜欢周姑娘么？不想替她驱除体内的剧毒么？”

周芷若掩了面只是要走，谢逊拉住她衣袖，笑道：“你走到哪里去？明日咱们不见面了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是不肯叫我这老瞎子做公公？”周芷若道：“不，不，不是的。谢老爷子是当世豪杰……”谢逊道：“那你是答应了？”周芷若只说：“不，不！”谢逊道：“你是嫌我这义儿太过不成材么？”

周芷若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张公子武功卓绝，名扬江湖。得……得婿如此，更有何求？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谢逊道：“怎么？”周芷若向张无忌微微掠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他……他心中实在喜欢赵姑娘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谢逊咬牙道：“赵敏这小贱人害得咱们如此惨法，无忌岂能仍然执迷不悟？无忌，你自己倒说说看。”

张无忌心中一片迷惘，想起赵敏盈盈笑语、种种动人之处，只觉若能娶赵敏为妻，长自和她相伴，那才是生平至福，但一转念间，立时忆起殷离脸上横七竖八、血淋淋的剑伤来，忙道：“赵姑娘是我大仇，我要杀了她为表妹雪恨。”

谢逊道：“照啊，周姑娘，那你还甚么疑忌？”周芷若低声道：“我不放心。除非……除非你要他……立下一个誓来。否则我宁可毒发身死，也不要他助我驱毒。”谢逊道：“无忌，快立誓！”

张无忌双膝跪地，说道：“我张无忌若是忘了表妹血仇，天地不容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我要你说得清楚些，对那位赵姑娘怎样？”

谢逊道：“无忌，你就说得更清楚些。甚么‘天地不容’，太含糊了。”

张无忌朗声道：“妖女赵敏为其鞑子皇室出力，苦我百姓，伤我武林义士，复又盗我义父宝刀，害我表妹殷离。张无忌有生之日，不敢忘此大仇，如有违者，天厌之，地厌之。”

周芷若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只怕到了那时候，你又手下留情哩。”

谢逊道：“我说呢，拣日不如撞日，咱们江湖豪杰，还管他甚么婆婆妈妈的繁文缛节，你小俩口不如今日便拜堂成亲罢。这十香软筋散早一日驱出好一日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不！义父，芷若，你们听我一言。殷姑娘待我情意深重，她自幼便心中以我为夫，我心也已以她为妻，虽无婚姻之事，却有夫妇之义。她尸骨未寒，我何忍即行另结新欢？”

谢逊沉吟道：“这话倒也说得是，依你说那便如何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依孩儿之见，孩儿今日先和周姑娘订立婚姻之约，助她疗伤驱毒，这就方便得多。倘若天幸咱们得回中土，待孩儿手刃赵敏，夺回屠龙宝刀交回义父手中，那时再和周姑娘完婚，可说两全其美。”谢逊笑道：“倒想得挺美。要是十年八年，咱们也回不了中土呢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三年之后，不论咱们是否能离此岛，就请义父主持孩儿的婚事便是。”

谢逊点了点头，问周芷若道：“周姑娘，你说怎样？”周

芷若垂头不答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儿家，自己能有甚么主意？一切全凭老爷子作主。”

谢逊哈哈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咱三人一言为定。你小两口是未婚夫妇，不必再有甚么顾忌。无忌，你给我的儿媳妇驱毒罢。”说道大踏步走向山后。

张无忌道：“芷若，我这番苦衷，你能见谅么？”

周芷若微笑道：“只因是我这个丑样的，你才推三阻四，要是换了赵姑娘啊，只怕你今晚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转过了头，不好意思再说。

张无忌怦然心动，寻思：“当大伙儿同在小船中飘浮之时，我曾痴心妄想，同娶四美。其实我心中真正所爱，竟是那个无恶不作、阴毒狡猾的小妖女。我枉称英雄豪杰，心中却如此不分善恶，迷恋美色。”

周芷若回过头来，见他兀自怔怔的出神，站起身来，便要走开。张无忌伸手握住她手一拉。不料周芷若功力未复，脚下无力，身子一晃，便倒在他怀里，挣扎不起来，嗔道：“我是一生一世受定你的欺侮啦。”

张无忌见她轻颦薄怒，楚楚动人，抱着她娇柔的身子，低声道：“芷若，咱俩幼时在汉水中一见，不意竟能得有今日。在光明顶我独斗昆仑、华山两派四老之时，你指点关窍，救我性命。当时我也只感激你的关怀，却不敢另有妄念。”周芷若倚在他的怀里，说道：“那日我刺你一剑，你难道不恨我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没刺正的心口，我便知你对我暗有情意了。”周芷若啞了一声，脸颊晕红，说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当日我一剑刺

正你的心口，多少干净，也免得以后无穷岁月之中，给你欺侮，受你的气。”张无忌抱着她的双臂紧了一紧，说道：“我此后只另倍疼你爱你。我二人夫妇一体，我怎会给你气受？”

周芷若侧过身子，望着他脸，说道：“要是我做错了甚么事，得罪了你，你会打我、骂我、杀我么？”

张无忌和她脸蛋盯距不过数寸，只觉她吹气如兰，忍不住在她左颊上轻轻一吻，说道：“似你这等温柔斯文、端庄贤淑的贤妻，哪会做错甚么事？”周芷若轻轻抚摸他的后颈，说道：“便是圣人，也有做错事的时候。我从小没爹娘指导，难保不会一时胡涂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当真你做错甚么，我自会好好劝你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你对我决不变心？决不会杀我么？”张无忌在额上又是轻吻一下，柔声道：“你别胡思乱想。哪有此事？”周芷若颤声道：“我要你亲口答应我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好罢！我对你决不变心，决不会杀你。”

周芷若凝视他双眼，说道：“我不许你嘻嘻哈哈，要你正经的说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你这个个小脑袋之中，不知在想些甚么。”心想：“总是我对赵敏、对小昭、对表妹人人留情，令她难以放心。可是自今而后，怎会更有此事？”于是收起笑容，庄言道：“芷若，你是我的爱妻。我从前三心两意，只望你既往不咎。我今后对你决不变心，就算你做错了甚么，我连重话也不舍得责备你一句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无忌哥哥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可要记得今晚跟我说过的话。”指看初升的一勾明月，说道：“天上的月亮是咱俩的证人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对，你说得不错，天上明月，是咱俩的证人。”

他仍是将周芷若搂在怀里，望着天边明月，说道：“芷若，我一生受过很多很多人的欺骗，从小为了太过轻信，不知吃过多少苦头，到底有多少次，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了。只有在冰火岛上，和爹爹、妈妈、义父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才没人世间的奸诈机巧。我第一次回归中原，便遇上一个叫化子弄蛇，他骗我探头到布袋中去瞧瞧，不料他把布袋套在我头上，将我擒住。我又哪料得到，咱们同生死、共患难的来到这小岛之上，赵姑娘竟会在第一晚的食物之中，便下了剧毒？”周芷若苦笑道：“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到得黄河悔已迟。”

张无忌心中突然充满了幸福之感，说道：“芷若，你才真正是我永远永远的亲人。你一直待我很好。日后咱们倘若得能回归中原，你会帮我提防奸滑小人。有了你这个贤内助，我会少上很多当了。”

周芷若摇头道：“我是个最不中用的女子，懦弱无能，人又生得蠢。别说和绝顶聪明的赵姑娘天差地远，便是小昭，她这等深刻的心机，我又怎及得上万一？你的周姑娘是个老老实实在的笨丫头，难道到今天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只有你这等忠厚贤慧的姑娘，才不会骗我。”

周芷若转过身来，将脸伏在他怀里，柔声道：“无忌哥哥，我能和你结为夫妇，心里快活得了不得，只盼你别因我愚笨无用，瞧我不起，欺侮我。我……我会尽我所能，好好的服侍你。”

次日张无忌即运九阳神功助周芷若驱毒，初时竟是出于意料之外的方便，想是她饮食不多，中毒不如他与谢逊之深。

但驱到第七日上，忽觉她体内有一股阴寒的阻力，跟他送过去的九阳真气相激相抗，周芷若虽尽力克制，仍不易引导九阳真气入体。

张无忌惊异之下，向义父请教。谢逊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这道理我也说不上来，多半是她峨嵋派历代师父都是女子，所习内力偏于阴柔一路。”张无忌点头称是。好在周芷若内功修为和他相差甚远，他催动神功，便将她体内阴劲压制了下去，但如此运功，却又比替谢逊驱毒时费力得多。

张无忌隐隐觉得她体内阴劲此时虽然尚弱，但日后成就，委实是非同小可，赞道：“芷若，尊师灭绝师太真是一代人杰。她传给你的内功，法门高深之至，此刻我已觉得出来。你依此用功，日后或可和我的九阳神功并驾齐驱，各擅胜场。”周芷若道：“你骗我呢？峨嵋派武功怎能和张大教主的九阳神功、乾坤大挪移法相比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你天性淳厚，武功的招数上虽然所学不多，但内功的根基已扎得极佳。我太师父言道，武学钻研到后来，成就大小往往和各人资质有关，而且未必聪明颖悟的便一定能学到最高境界。据说贵派创派祖师郭女侠的父亲郭靖大侠，资质便十分鲁钝，可是他武功修为震烁古今，太师父说，他自己或者尚未能达到郭大侠当年的功力。你峨嵋派内功的法门似乎尚在武当派之上，依我瞧啊，你将来的成就当可超过尊师灭绝师太。”

周芷若横了他一眼，娇嗔道：“你要讨好我，也不用说我武功好。我只要能学到师父本事的一成两成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几时把你的九阳神功、挪移乾坤功夫教我一两手，我